

右台仙館筆記

右台仙館筆記序

余自己卯夏姚夫人卒精神意興日就闌衰著述之事始將輟筆矣其年冬葬夫人於錢唐之右台山余亦自營生曠於其左旋於其旁買得隙地一區築屋三間竹籬環之襍蒔花木顏之曰右台仙館余至湖上或居俞樓或居斯館謝絕冠蓋暱就松楸人外之游其在斯乎余吳下有曲園卽有曲園襍纂五十卷湖上有俞樓卽有俞樓襍纂五十卷右台仙館安得無書而精力衰積不能復有撰述乃以所著筆記歸之筆記者襍記平時所見所聞葢按神述異之類不足則又徵之於人嗟乎

不古訓之是式而惟怪之欲聞余之志荒矣此其所以  
爲右台仙館之書歟曲園居士白記

附錄徵求異聞啟并小詩二首

余今歲行年六十矣學問之道日就荒蕪著述之事  
行將廢輟書生結習未能盡忘姑記舊聞以銷暇日  
而所聞所見必由集腋而成予收予求竊有之鄰之  
意伏望儒林丈人高齋學士各舉怪怪奇奇之事爲  
我原原本本而書寄來春在草堂助作秋燈叢話約  
以十事爲率如其多則更佳先將二絕爲媒幸勿置  
之不答

衰頽不復事丹鉛六十原非親學年正似東坡老無  
事聽人說鬼便欣然

郭冲五事太寥寥戲學姚崇十事要不論投神兼志  
怪妄言亦可慙無聊

石台仙館筆記一

曲園居士

馮孝子。佚其名。太倉州之老閘鎮人。少孤貧。傭耕以養。少亂後。無田可耕。乃行乞於市。得錢則市酒肉以進。而歌俚曲以侑之。同治六年。母卒。乞得義塚地。并其父柩合葬之。日則仍出行乞。夕卽於墓旁宿焉。每日必攜數石以歸。環墓成垣。自結草廬。寢處其下。後數年無病卒。鄉人卽葬之於其所廬處。知州方公傳書立碣。表之曰馮孝子墓。春秋二百四十年。人材極盛。而開卷卽載穎考叔事。表純孝也。余研經餘暇。偶撥拾見聞。成斯筆記。

而首以馮孝子事亦庶幾左氏之義夫

木工陶某金陵人年甫四歲值粵賊陷城父爲所攜母子相依幸而無恙大亂既平仍設肆於城中至同治甲戌陶年二十五矣忽有老翁攜瞽婦至門乞食與之錢不去熟視陶曰爾非陶姓乳名某者乎陶問何以知我翁曰爾乃吾子也陶呼母出視果其父因扶之入拜問由來則始而被擄北行後又流轉至川陝今自陝歸也解腰纏出銀數錠皆累年貿易所得恐途中遇盜賊偽爲竄人耳瞽婦則其續娶者也因大歡慰親黨畢賀夫兵亂以來父子夫妻離散者多矣此家乃得完聚意其

有陰德乎。

吾兄福甯太守官廈門同知時署附近有僧寺曰碧山巖寺僧曰碧禪能詩畫貌亦恂恂吐屬風雅署中潘少梅蔡瑜卿諸君皆喜與之游一日忽具牒請還俗吾兄素不喜僧罵之曰今日既欲還俗當初何必出家邪呵叱而遣之碧禪故與署中吏魁某甲有隙疑其譖於官也是晚甲自署歸其家經山一隘巷聞碧禪呼其名回顧之則已刺刃於背出於背某甲猶能帶刃狂奔至家告家人曰碧禪殺我言已倒地而絕事聞於官吾兄命捕碧禪不得數月後有人於署後山上見碧禪則已有

髮辨矣。呼曰：碧禪在此。碧禪飛一足，蹴其人仆地，而自從山後躍而下，捷如飛鳥。望之見其帽墜於地，辨乃綴於帽，非眞髮也。嗣後署中一幕友王姓者，房中每夜窗戶不開，而頗有所失。其所失物，則皆得之署後山穴中。疑碧禪所爲也。閱時既久，捕事益懈。而王姓者失物亦愈稀。已而吾兄調福防同知，以去。繼之者爲龍司馬。知此事，命捕之。有金姓者，偵知其在妓樓，糾眾以往。碧禪見眾至，自樓窗躍至平地，復從平地躍至屋上。頃刻絕跡，而龔司馬於內室中得一書云：吾與汝無讐，汝捕吾何也。然汝亦欲升官耳。吾不汝怨。汝他日還省，當訪我。



於鼓山大駭。不知所自來。疑其人蓋古劍客之流也。乃不復言。捕碧禪及任滿還省垣。竟不敢至鼓山。而碧禪始終不可得。

那阿金。農家女也。幼隨其母往來大家。故有大家風範。修斜織趾。望之楚楚。烹飪縫紉。並皆精妙。誦唐人小詩。畧能上口。年及笄。嫁川舍兒。性粗暴。以其甚弱。不任井。印虐遇之。阿金性柔和。惟背人嗷泣而已。其母聞之。大感。以錢贖之歸。又嫁一富家子。年少美丰儀。阿金自幸。以爲得佳婿也。不意其佻達無度。得新棄舊。旋即仳離。乃嫁一官人爲妾。又不容於大婦而歸。於是阿金年亦

二十外矣。有黃大令者。年逾卅甲。得之爲進室。甚嬖之。黃妻久卒。謀以爲妻。阿金不可。曰。妾出身微賤。豈足伉儷君子。不獨損折年壽。亦且累君盛德。黃鑒其誠。益愛重之。黃有子婦。與年相若。阿金待之。極有恩禮。子婦承翁意。事之如母。阿金雖謙。不敢當。然子婦執禮不衰。無何黃病。阿金侍湯藥。惟謹。年餘黃卒。竟仰藥以殉。黃之子感其殉父。附葬如禮。嗚呼。此女四易所天。不爲貞。卒殉其夫。不得不謂之烈。使其初適。卽得良舅。必爲善婦。乃所如不合。遂慙四姓。卒成大節。是謂質美而未學。君子哀其遇。可也。取其晚蓋。可也。若像讓眾人國士之言。本

非正論。固非女子所得藉口矣。

江西玉山縣有水南寺。亦古刹也。有老僧曰月印。年六十餘。終日坐一室誦經。足不出戶。戒行頗高。畜一狗。十許年矣。每月印誦經。狗必往聽。一聞木魚聲。輒搖尾而至。僧俗咸歎異焉。後其狗忽病癘。皮毛脫落。且有穢氣。然每日聽經如故。一日月印忽謂其徒曰。此狗可厭。汝曹可牽出撲殺之。其徒咸駭然。罔測其意。以師素嚴重。不敢違。姑呼狗出。禁勿使聽經。實未忍殺之也。越三日。狗又乘閒來聽誦經。月印見之。驚曰。汝曹未殺此犬乎。殆矣。殆矣。命其徒至某村某姓家探問。則有一婦坐蓐。

三曰未產其勢垂危乳牸束手月印乃曰汝曹不忍殺此犬乃忍殺彼婦乎此犬不死彼婦不產乃命其徒立時撲殺之再偵之某姓家則已產矣男也月印曰此犬以聽經善果得託生爲某姓男子小有祿位吾不及見矣汝曹識之及某氏子稍長輒來寺中依依不去月印摩其頂曰汝不昧宿根此意甚善但尙有小富貴未享勿遽來此也某氏子後果膺微秩其家亦有中人之產晚歲家屨恆寄宿寺中時月印圓寂久矣爲葺治其塔寺中屋傾圮亦出貲修理之并買田供常住費年七十餘而終

維揚李氏婦早寡以紡績自給有子甫九歲同邑富人  
某詭其色而無以自施乃重賂其鄰使爲閱會其子將  
出就傅鄰人以告某曰是有機可圖也乃築精舍于其  
旁俾侈子弟於其中延師課讀宣言曰欲人塾者勿拒  
使鄰人以告婦極言其便婦乃使子往讀某善遇之頻  
以飲食餽遺一日出十數金相贈曰聞子家徒四壁立  
願以此少佐餼粥子持歸白母婦曰幣重言甘得毋誘  
我乎乃使其子往謝曰極感長者厚意母當踵門拜謝  
某則大喜又使其子出金還之曰母性多疑此不敢受  
某又爽然若失子歸備言其狀婦歎曰是可得其情矣

明日戒子勿往。某自來招之。婦使其子謝曰：子之惠愈厚。子之過愈大矣。絕子所以釋子也。某慚而退。此婦不待以禮自持。其智識亦足多矣。

明歸熙甫著論。極言女未嫁。夫死守節之非。然考之禮。婿死。女斬衰往弔。聖人既爲制斬衰之服。則已有夫婦之義。其曰既葬而除之者。禮爲中人以下設耳。歸氏之言。未爲定論。乃粵東之俗。有所謂慕清者。則眞出乎人情之外。爲禮法之所不許矣。粵俗未婚。夫死不嫁。曰守清。原未許嫁。而締婚於已死之男子。往而守節。曰慕清。有許氏女。年逾標梅。言於母。求慕清。母謀之父。父不可。

女曰。姊以遇人不淑。貽父母憂。倘女亦然。不重有憂乎。且女弱。亦不任中饋事。苟或遁跡空門。是廢大倫。誠不可也。若女蘿喬木。得託清門。無廢大倫。而克成素志。父母何病焉。乃許之。適有陳氏子。將婚而天。所聘之婦不能守清。陳氏寡母止此一子。乃訪求慕清者。媒灼以許女。告遂成二姓之好。迎娶如禮。許女既往。每日略循定省。虛文。此外無一事。闕明几淨。焚香靜坐而已。有小姑已許嫁葉氏。與嫂極相得。每至嫂所。其語輒歎曰。嫂幾生修此清福。許女曰。止憑此一念之堅耳。小姑曰。嫂幸而未許嫁。不然亦無如何矣。許女曰。未入其門。事猶在

我也。小姑乃日聒其母，亦求慕清。母溺愛，曲從之。言於葉氏，初不可。既而曰：「彼女既絕意于歸，強之亦恐非福。」索還聘禮而已。於是二女同居。至於白首，視族中或頗稱焉。眞所謂非禮之禮歟。

道光閒，江南常州龍舟特盛，然多亦不過四五舟。且舟高於屋，運掉不靈，實亦無可觀。觀者之意，不專在龍舟也。自五月起至六月初旬，或猶未止。城外有地名唐家灣者，尤畫舫聚集之所。每日東舫西舫，鱗次櫛比，笙歌如沸，粉黛如雲。蓋亦一銷金鍋矣。余時客常州，居傳主人邀余同往觀之。見鄰舟一大腹，賈挾三坡，飲酒擁一



幼妓於懷。狀甚褻。余命移舟避之。一榜人且解纜。且太息曰。孽報孽報。余問其故。榜人曰。此三妓。乃三姊妹也。其父在比。爲武進縣吏。魁豪侈特甚。每年夏比。輒乘舟至城外。納流。招妓。侑酒。舟中先備有紗縠衫袴。妓至。則命易之。徧體雪膚。望之。了了。如無衣者。然屢坐吾舟。吾時年少。樂觀之。輒給事於其側。得寓目焉。不圖。至今日。而其三女了。乃有甚於斯也。豈非孽報。余歎曰。然則此大腹賈。亦可危矣。

譚某不知何許人。客於荊州之沙市。年少美丰儀。市有周媼者。賣阿芙蓉爲業。生一女。年十八。亦有風致。譚屢

過之。遂與日成。使人風示媼。媼居爲奇能。未諾也。女乃與譚約。效文君故事。具舟江上。中夜偕亡。媼偵探無蹤。痛哭數日。竟服生鴉片而死。譚與女寄居漢口。甚相得。然女每夢毋。呼與俱返。覺而語譚。譚曰。此所謂思夢也。一夕女倩鄰媼。買佳釀半壺。置牀頭。女故善飲。亦不異也。夜半忽自帳中躍出。披髮跣足。腹內聲如轆轤。十指甲色皆紫黑。始知己和生鴉片而飲之矣。救治不及。竟宛轉而死。戚謂母來索命。余謂此女背母而逃。致母於死死固其分。非必鬼母之爲祟也。衛靜瀾廉訪曰。余披覽案牘。見服生鴉片隕命者。幾於無日無之。蓋此物近

來所在皆行。非如砒石等毒物必購求而得也。有一方可救之。宜廣爲傳播。其方川雄黃二錢。雞蠶青一枚。生桐油一兩。河水調勻灌服。

張永祿南雄州人。娶何氏。生子甫一歲。挈之如母家。其姨女適某氏者亦至。有女亦一歲。與張子貌酷似。乍視之莫辨也。及何婦則呱呱者已爲某氏女矣。蓋母家戲易之以博一笑也。何命婢往易之。及至家仍某氏女也。又命媪往易之。至何家諦視則實張氏子而非某氏女。何氏之母曰。此事本由嬖戲而起。乃已易子而歸。仍見爲女。及攜女來。易又見爲子。此必有異矣。乃自攜其女。

之子至張家還之。且曰：事誠可異，勿播揚也。嗣是兩家子女時時互易，莫知其所以然。後招姨女來分宅居之，始已。或曰：此殆狐魅播弄以爲戲也。

黃某不知何許人，父商於羊城，遂家焉。妻何氏，父在時所聘，父執女也。黃闕冗不能自立，父死遂入於下流，數年盡亡其貲，至無以存。潘何曰：相偕俱死，與君何益？有一策可兩全，君意如何？黃曰：苟不爲門戶羞，任卿所爲。何曰：妾姑母有子婦，早寡，欲得一人爲伴，倘君如肯捨妾，彼譬如買婢，數十金不吝也。黃從之。何商於姑，歸告黃曰：姑始以離人夫婦，執不可，妾力言之，乃可。然須即

親筆一紙書爲券。免日後有違言。姑當以五十金潤筆。也。黃欣然書券。何持去。遂不歸。有知其事者。曰。何女蓋效買臣妻故事所言也。

殷懷鄉江浦人。少孤。有母及諸弟。無恒產。備力以養。耕作之暇。輒入山刈薪。至夜分始休。明旦入市。易甘脆奉母。口以爲常。年三十始娶婦。教之事姑。婦亦婉婉聽從。無何歲大荒。無所得食。乃謂婦曰。俱死無益。不如嫁汝。得銀錢可以養吾母及吾弟。汝亦得生路。一舉而兩利也。婦不可。殷曰。此吾意也。非汝負我。且吾母得存活。卽汝所以報我也。婦乃從之。母及弟卒。賴以全。後母死。負

士成墳。諸弟成立。皆爲婚娶。或泐續娶。泣曰。吾婦歸我。無失德。且得母歡心。皆以貧故棄之。今復娶。是負吾賢婦也。卒不娶。獨廬於墓側以終。按陳書。徐陵弟孝克。當侯景之亂。京師大飢。賣妻臧氏。與孔景行。以其貲養厥是鬻妻養母。古人有行之者。然郭巨埋兒。論者謂不可爲誦。然則鬻妻養母。於義似亦未安也。或曰。是蓋舍其輕且小者。全其重且大者。然此婦旣得姑歡心。或母知婦見出。以己之故。涕泣不食。則去婦而轉不足以養母。又或婦守從一之義。知事難兩全。慷慨自殺。則未能養母。而適以殺婦。且歲飢乏食。非如水火盜賊之變。起猝

然者也。委曲圖全，豈遂乏術而計必出此乎？殷委巷細民，未聞大道，能割愛爲此，亦復大難。然以事而論，則徐孝克與郭巨同一不可爲訓者也。

阿勝，廣州人。談者逸其姓，以少孤游於美利加國之舊金山。善貿易，居六載，積貲頗豐。航海而歸，將締婚於中。有某氏女及笄，因媒合之。女母聞其豐於貲也，許焉。既又懼其仍遠游也，曰：吾女豈能相從於海外哉？故使媒妁索重聘。阿勝鄙之，曰：賈婚非禮也。吾何患無妻？遂已其事。復游金山，女聞之，不直其母，竊附海舶至金山。尋夫一日於途中遇之，連呼曰：阿勝！阿勝顧之，驚曰：

卿閨中弱質何爲至此。女具告之。勝感其義。與俱歸。旅舍成禮焉。論者謂女子在室。從父母之命。此女不從。母命而從。六禮未備之夫。不可爲誦。然重洋睽隔。萬里追尋。亦不可云非奇女子矣。君子姑取其從一之貞。勿責其越禮也。

廣東花縣有一村。距城數十里。河水滢洄。清流如帶。有橋甚鉅。橋畔一石。形似老翁。村中咸呼爲橋頭土地神。香火頗盛。後有女子六人。守志不嫁。相約赴橋畔投水死。蓋粵俗然也。父老謂神不能保。遂廢其祀。附近有甌窰。相距里許。窰人昇之歸。謀奉爲窰神。是夕窰中



有聲若霹靂。次日視之。所燒之槓。皆成血色。咸謂石爲祟。復昇而棄之河干。適有漁舟維岸側。見此石異之。載之船舛。俄疾風大作。舟幾覆。懼而棄石於河。漁人旋腹痛欲死。乃使人泅水出之。仍置河干。鄰邑三山縣人聞其事。曰。神既有靈。曷去彼而就我乎。夜竊之去。及境輿從鼓吹。導之以入。靈異大著。祭賽無虛日。爲立廟焉。昌黎云。偶然遇作木居士。便有無窮求福人。況石乎。然以風俗通義所書汝南石賢士事觀之。則知此亦人心使然。久之當自歇也。

朱了頭者。婁縣農家子也。家本赤貧。又梵梵無所依。日

行乞於市。咸豐辛酉歲。粵賊自嘉善趨楓涇。遇之。劫與俱去。朱曰：我丐也。既無錢財自贖。又無一藝可供。爾用何劫我爲？賊曰：汝既丐也。饑寒之困甚矣。從我去。不憂不富貴。朱怒曰：我惟甘飢寒。故丐耳。否則爲竊爲盜。胡不可乎？我不爲竊爲盜。乃從爾等作賊乎？抗聲大罵。遂見害。嗚呼！如朱了頭者。可謂有古烈士風矣。

漢陽朱勳。偏屬淮城。一日忽於案頭得張禹門書。云欲借宅同居。朱初不知張爲何人。且判斷書所從來。正疑慮間。候又得一書。乃知張爲狐也。嗣是頗有書來。而不以形見。朱懼。謀徙居以避之。徙居而張仍從。語有諷

箕仙者。朱往問之。則柳仙降。判曰。張禹門吾弟子也。與汝有宿緣。宜爲建祠。朱謝力不及。又判曰。三日再議。及期而往。盤中書一。齊字。朱方欲再問。而家人告火作。奔救乃熄。於是大懼。鳩工庇材。刻日成之。祠成而張仍往。來朱家。適有爲朱女議昏者。朱以問張。張報書曰。此不可許。三日後。當有高人來爲媒。越三日。有一老嫗來。爲徐秀才之子求昏。老嫗高姓。始悟高人謂嫗也。狐居人家。載籍所記。多有其事。此狐自稱張禹門。不知其何從得姓。何義命名也。箕仙殆卽此狐爲之託名。柳仙亦無其人。世傳柳仙爲呂純陽弟子。蓋本元人雜劇。此豈足

爲典要。且考宋鄭景望蒙齋筆談載呂詩。惟有城南老  
樹精。分明知道神仙過。城南老樹。乃古松也。則知元劇  
已屬訛傳矣。余雅不信箕仙。竊謂當今之世。而欲絕地  
天通。宜首禁此術也。

何明達桂林人。商於嶺南。挾貨數千。頻年折閱。耗其大  
半。况無聊。偶作狹邪遊。至一所。曰巢雲別館。有妓名  
翠蓮。願楚楚有。致何。梳妝久之。忽見一婦。自簾外過。淡  
妝素服。丰韻天然。何見而好焉。情翠蓮爲之先容。翠蓮  
曰。是必無成。問何故。曰。伊因家難。鬻身於此。有能拔出  
污泥中者。則委身事之。若視作落旁柳。伊不屑也。何曰。

若然此女大有志節。宜詢其顛末。乃呼問之。婦自言。譚氏夫廣西人。姓王名基。客游至此。娶妾甫兩載。因事被逮於官。非百金不能出獄。妾念夫婦之義。自鬻以拯之。夫出。固歸。妾墮火坑矣。言已泣下。何曰。爾夫與吾同鄉。吾不忍其家室流離。但不知爾夫已西歸否。曰。聞猶未也。何乃辭出。竟訪得其夫。助貲使贖婦以歸。市井細民。有此高行。雖士大夫或不及矣。

陳朝贊。江西南安府人。談者失記其縣。家巨富。止一子。已抱孫矣。陳於生日。置酒召族人共飲。語之曰。某幸藉先業。加以積累。今擁貲三十餘萬矣。多藏厚亡。非所願。

也。願留奇零之數以贍妻祭。其二十萬歸始祖祠中。其十萬歸支祖祠中。歲入其息。仍以三分之一歸吾子孫。恐子孫或不能守吾業。仍可藉此爲生也。其三分之二以供春秋祭祀之需。族之人冠婚喪葬咸有助。孀者孤者廢疾者貧不能存者咸有養。歸始祖祠者徧及同族。歸支祖祠者惟及同支。以賢且才者一人司其事。雖一隴之地不得私鬻。卽以吾今日之言爲息壤矣。聞者咸起拜曰。盛德事也。但不知翁之子以爲何如。子亦矢言。惟父命是從。議遂定。夫金穴銅山終歸於盡。陳翁此舉非獨高義。抑亦明智也。擁三十萬之貲於一家。不三十

年必盡矣。今推之於一族而仍使歸其所入三分之一。則是使子孫長有十萬也。老子曰：既已爲人，已愈有，既已與，人已愈多。其是之謂乎。

貞女王蕙芳，常州人。父遭兵亂，挈家避滬濱，遂家焉。貧不能自存，乃鬻女於王姓者爲女。時女甫四歲，及長，丰姿秀麗，嫻習女紅，王頗愛之。無何，王卒，其妻舊居北里，搔頭弄姿，非良婦也。攜女再嫁，女心非之，而不敢言。其後夫素有登徒子之名，見女美，屢挑之，女懼不免於同治癸酉歲二月十三日夜縊而死。此事誘與拒兩無實迹，女雖死，不得以貞女旌，因紀大畧，冀不泯耳。

廣東潮州鄉間多種柿柿熟製爲餅必先曝之於場夜則選守之有某甲以此爲業場中積柿如山中設木棚爲守望所一夕寢棚中間有聲自東來近而聲益厲咻咻焉木棚爲之震動自隙窺之虎也急以刀斫之斷其尾虎咆哮去甲走歸鳴金集丁壯數十人荷槌尋之至一處見虎屹然立眾莫敢近久之不動或以戈擗之應手而仆則已僵矣乃裂其肉焉此人猝見猛虎從容不亂可謂膽力俱全矣孔子曰上士捉虎頭下士捉虎尾然下士亦正未易爲也

陳元紹順德人家少康父母俱存妻某氏亦故家女而



驕楚殊甚不脩婦職陳賁之輒反唇父母戒陳曰和氣  
致祥慎勿爾也陳恐傷親心亦曲忍之會陳父病湯藥  
皆母子經理婦若無其事者陳固心銜之及父病愈陳  
薄賁婦婦怒曰誰無父母小恙非大事何便作踐人家  
兒女哉陳聞言忿不可遏揮以老拳婦亦攘臂與爭母  
出排解陳偶一舉手誤墮母仆地急扶母起伏地請罪  
母麾之出陳驚懼不自安竟亡去月餘自廣州貽其弟  
書曰兄無狀不可爲子惟有逃罪海外耳重洋萬里無  
望生還書到之日卽死別之年矣父見書大駭自至省  
訪之不得託人於外國招工局詢問亦無其子姓名或

云已於上月自澳門出洋矣陳擠舟仆地事出無心不  
孝之小者長投海外永絕天倫不孝之大者如陳者其  
至性頗亦過人惜其不學無術也

同年應敏齋廉訪寶時嘗從金華至杭州夜行錢唐江  
中其時將二更矣月色微茫遠樹約略可辨帆風而行  
風力甚小故舟行頗遲而了不知何處長年三老皆偃息  
蓬底舟中諸客亦俱酣睡敏齋獨攜一僕坐船頭觀江  
中夜景所過之地名鮎魚口有小沙洲舟沿洲而行相  
距纔數武見洲上有一人與舟並行遲速適相等其人  
長丈餘視常人幾三倍之褊體青綠色但望之不甚親

切不知其爲肌肉爲皮毛爲鱗甲也顧問其僕曰汝見  
彼人否其僕不應敏齋因遊入舟中其僕攜坐具從之  
入旋卽大吐問其故曰主人所見奴亦見之不特形狀  
可畏且其氣甚腥適問其氣故吐也敏齋後爲余述之  
云不知是何怪殆傳記所稱椒人之類歟余謂沙洲無  
草木不應有此且草木之精其氣亦不腥此必水怪也  
以形論之其長如此非魚卽蛇搜神記載孔子厄於陳  
絃歌於館中夜有一人長九尺餘白衣高冠吃聲動左  
右子路出與戰仆之於地乃是大鯁魚君之所見或亦  
此類乎

竊道人湖北鍾祥縣人乾隆甲子歲邑大水聶已五歲矣有盛契眞者元游宮之道士也憫其孤露收之門下然聶故鈍根一無所能盛死聶雲游天下不知歷幾何年月嘉慶初始居邠之長春觀往往赤雙腳持長柄鏡行歌於市至同治甲戌其年一百三十有五髮絲變貝無異曩時不知其得道引術而不死耶抑其稟賦獨厚也不可謂非異人矣

鄂人王蔡堂游於津門遇盜喪其所齋鴈居同鄉陳姓家偶出散步過一曲巷見一家簾櫳低掩中有麗人衫履鬢影隱約可覩王意方鬱鬱亦不顧也行數武有小

曼追及之曰主人相候請君移玉問主人伊誰曰至自  
識之至卽簾中人也然彼此均不相識女慨然曰誤矣  
玉問故曰妾本秦淮烟柳中人從賈人至此賈人死遂  
獨居頃從簾隙窺君頗似舊識某郎故遣婢相招而不  
知非也王因辭去女請置酒小飲以謝過王謝曰素昧  
平生何煩厚意女曰相逢何必曾相識萍水遇合卽是  
前緣君旣閑游妾亦枯坐杯酒小敘亦足破寂君何介  
介歟王遂畱飲酒半言及被盜事女問行止曰客囊如  
洗進退維谷若小有膏秣資得入都門則輦下尙有故  
人或猶可謀醉也女曰君勿憂妾雖醜醜頗具湖海襟

懷必當竭力酒罷竟出百金贈之王持以入都所謀果  
遂復訪之則門庭如故人而不知何處矣

番禺何桐嶼於同治癸亥初冬有賊某向其借洋錢五  
百枚何以其人舊曾借貸兩次皆如期而償遂諾之立  
券期於歲杪至期往索某詫曰君夢歟抑戲也業已還  
君何又索爲何驚問何時還我曰十二月初三日我攜  
洋錢至君家交君手承君留我小飲猶如昨日事何遽  
忘之謂予不信君還我借券猶在也乃取示何何曰此  
券尚存我匪君何偽造此某曰如君尚存借券請以示  
我何至家檢視匣中諸券皆在此券獨無惟諸券中碟

有一紙頗似前所書券而無一字其事遂無以自明信  
至神前灑雞血爲誓不知究竟若何也此殆有秘物代  
盟書券久而字跡脫落遂成空紙段成式西陽襍俎稱  
江東人或取烏賊魚墨書契以脫人財物知古有此事  
矣。

落地開花礮其礮子雖年久尙能炸裂鄉民拾得者因  
其封口處有金皮貪取其金每致傷命甲戌正月上海  
瀏河鎮東洋子涇橋鋪工陳小弟因新歲負人博進無  
以償思同治元年七月中官軍開放落地開花礮有礮  
子蔡其地陳小弟埋之上中久思鑿取其金未敢措手

至是己歷十三年久在土中必受潮澤計必無礙矣乃掘出用斧鑿取金皮忽然炸裂陳頭面俱焚左手打在數里外楊樹上室中一老婦一童子均轟死軍興以來官軍用落地開花礮無往不利其礮子之遺落者所在有之願得者以此爲鑿勿貪小利而致大害也

上海某甲商於津門十年不歸其家止一妾二女妾故治蕩不能獨守空幃也長女頗有母風母倚之爲錢樹子無何從人亡去乃使次女繼其業次女不可母憾焉會有六十翁欲買妾母負重值以次女妾之甫一載翁死無子家業盡爲族人瓜分女惟以鍼黹自給母謂之



曰人生世上如輕塵擾弱草何自苦爲當爲汝別覓佳  
婿父斷髮自誓竟不可奪梅禹金有青泥蓮花記殆此  
女之謂乎

李廣元不知其鄉里妻早卒遺二子長曰上朋年七歲  
次曰上俊三歲李續娶鄭氏性陰險善蠱惑視前妻子  
如仇日加楚毒會鄭所生子天謂由朋驚之使然益虐  
遇之朋竟死俊忽得顛癩疾忽歌忽泣殊無人理鄭以  
爲僞試以穢物子之食盡無難色乃視爲廢物亦不顧  
問如是者數年鄭死俊忽自愈父怪之俊泣曰兒病僞  
也非僞爲疴疾則死繼母手久矣今繼母死又察父復

百憐兒意故敢以情告也此子在童年卽能翰晦自全其德慧術智過人遠矣

黃岡縣易家坂有易翁者夫婦二人老而無子止生三女長次皆適人惟幼女在室翁死母女相依爲命每撫女歎曰恨汝非男子也年十九而嫁夫家甚貧故恆居母家癸酉十一月初十日風雨大作女偶立門前爲狂風捲去母偵探無蹤三日後忽自返問所往茫然也而下體已化爲男母徧告族人驗之信乃出錢七十千與夫令別娶妻女易釵而弁已聘王氏女爲婦矣晉定公二十五年西山女子化爲丈夫與之妻能生子事見開

元占經引汲冢紀年然則此事自古有之不足異也

戴琴莊先生名福謙先祖母戴太夫人之姪孫與余兄  
弟行而余少時曾請其授讀故始終以先生稱之其館  
臨平孫氏時一日行於途有娶新婦者綵輿經過先生  
避立道旁俄風揚轎簾瞥見轎中白如霜雪一瞬之間  
未能諦視而心頗異之偶言於先大夫先大夫曰此必  
是日犯白虎凶星得君文星解釋之傳記中多有此事  
君異時必大貴也眾皆以爲然然先生於道光丁酉舉  
于鄉越二歲客死京師竟不顯

安徽玉溪口泊有礮船二有某廣文挈眷屬坐小船過

其地日暮泊焉夜鼓再嚴管帶礮船之營官乘他船出  
巡船中兵勇起意至小船行劫持刀登其艦廣文見盜  
至大呼礮船救援卽殺之并及其一妻一子一女一僕  
長年三老均投於水因斷其纜使順流而去及營官回  
見鄰舟不在問之眾曰已解維行矣營官驚曰黑夜江  
行必有失事汝曹胡不阻止眾曰阻而不聽也營官見  
几上有翡翠條腕一事審視卽鄰舟女子腕上物也因  
亦不言及旦鼓發晦乃告於統帶之官捕船中兵勇嚴  
鞠得寶梟其首於竿苜蓿槃中度無長物扁舟江上竟  
占无妄之災信乎江湖之險不獨風波也

范某年四十無子止一女名婉如頗婉孌可愛有甥李  
仙槎五歲而孤偕其母以歸與婉如年相若交相憐也  
仙槎性柔和范妻亦喜之呼爲李郎仙槎母將死泣謂  
范曰吾惟此子恨不見其娶婦婉如我所愛也異日無  
令歸他族吾死目瞑矣仙槎旣長范予千金使營什一  
利而仙槎不善經營數年折閱殆盡范因憾之寢前議  
仙槎聞之仰藥死婉如亦縊以殉范大悔恨合葬之  
揚州某甲生一女年破瓜矣頗有姿色其東鄰爲某氏  
別業某子爲邑諸生讀書其中翩翩少年也女屢入園  
採花與生有私女父母知而防閑之遂絕迹生思慕某

言一  
三  
切一日女至曰殆矣父母將爲我擇配矣君急以媒妁  
來或猶可及也言已卽去生告父母初不可強而後可  
媒者致命女父母曰齊大非吾耦也且知女私於生恐  
異日不爲舅姑所禮竟謝絕之而許女於他族女知事  
不諧服阿芙蓉膏死生聞之亦自經死兩家父母皆大  
悔卒合葬焉癡兒蕩婦頗乖風化其情可憐耳此與前  
所記李仙槎范婉如事相類然彼則始有成言謂之因  
情而死可也謂之守義而死亦可也固非此事所能擬  
矣

上海北鄉有黃某者妻李氏頗有姿而黃貧不能自存

謀於李李曰君爲男子而謀及婦人無己請鬻我乎妾  
我可百金妓我可千金也黃不可李曰然則放鴉鴿乎  
滬俗僞鬻妻妾於人伺間亡歸謂之放鴉鴿黃從之僞  
爲兄妹鬻於浦東曹氏爲妾不三日黃往訪之李出見  
頗落寞曹留黃宿於家翌日將告歸促李出言別李始  
不出久之乃出不數語遽厲聲曰汝鬻我於此乃謀與  
我偕遁乎我至此無返理汝不速去我言於主人縛送  
官矣黃大窘踉蹌而歸鴉鴿化爲黃鶴一去而不復返  
矣此亦爲鬼爲蜮者之所不自料也

韶州李弼廷有女曰松姑年十五矣自幼佞佛奉一檀

木觀音像已歷六寒暑父母欲議婚女不可父曰此皆奉佛之故也欲毀其像女急白母言像不可毀請從父命乃締姻於程氏女自是清癯異昔醫者診之言脾肺俱弱矣一夕女午夜欲起禮佛覺有物觸臂方驚詫而腕已受傷呼婢燭之則有一蛇長二尺許色如墨蜿蜒下榻去父母聞聲趨視蛇已不知所往視女傷處蛇齒宛然黑氣縷縷直達臂上醫至謝不治黎明竟卒或言女本天仙化身不合締人間姻眷故菩薩使以潔身歸淨土果爾何不使以無疾化去而必死於蛇口乎是殆有夙寃也



閩中黃生富家子也年十五六翩翩如璧人忽得狂疾  
歌哭不倫自食其穢夜或縱火燒屋家人不能防乃於  
山中構屋數椽使居之守以健僕久之益憔悴無人狀  
其所聘林氏女父母欲絕其婚女不可曰未婚而增膺  
惡疾女之命可知矣從一而終萬無他議與其老死閨  
中爲父母累不如與狂夫同處空山猶得稍盡婦職也  
父母初不許言之益堅乃如其志與婿居山饑飽寒煖  
調護維謹一日同坐石上忽溪中有魚躍出長二尺許  
其首類犬夫卽取食女力阻不聽竟食盡越宿病若失  
翁姑聞而喜甚迎歸成禮焉山海經云諸懷之水多鱉

魚食之已在黃生所食豈卽此歟殆由林文采首之歌  
感動幽明故得此靈藥非偶然也

杭州顧茂才客吳中中戌春死而復蘇自言初死時但  
覺飄飄如淺雲而上俄而復下則仍在吳市也青衣三  
人導至一處卽蘇州府城隍廟神出畧詰數語便云誤  
矣遣之還市出門遇故人徐某吳中諸生前數年死者  
也與偕至園妙觀茶寮小坐歸問冥中事曰與人世同  
亦隨時變易陽間盛傳十殿問雜此唐制也唐分天下  
爲十道故冥中亦設十殿今則有冥道光以前冥官尙  
有前代遺賢今則皆本朝官衣冠儀從悉今制也

茶罷徐別去及家門如夢忽覺則已死三日矣因胸次微溫故未殮耳考唐太宗分天下爲十道開元二十一年又分山南江南爲東西道增置黔中道然則唐制十道爲時不久中葉以後冥中又當增置閩羅矣何仍止十殿也至云冥官皆近代貴官則理固不妄蓋人死爲鬼人不能無賢愚鬼亦不能無善惡非於人鬼中擇聰明正直者主之則不勝紛紛矣然世間無不死之人卽冥中亦無不散之鬼蓋精氣固不能常存也自夏以上祀柱爲稷自商以來祀棄爲稷蓋柱之神混矣此聖人知鬼神之情狀也前在京師見許文恪公公言有一人

因病至冥中所見冥中官吏大半熟識聲音笑貌一一與生時無異余曰然則生而有官者死亦有官守如前者生爲閑散之人死亦宜爲閑散之鬼清風明月任我遨遊不亦仙乎公大笑

滬上有流寓陳氏婦廢也攜一女甚美婦與某甲私甲曰爾曷以女妻我則我并迎妻母以歸誰議我者婦以語女女不可婦惑於甲言卒以女許之將成婚女醜其事緼而卒婦慙懼卽遷去而居此室者輒見怪異竟莫敢居余謂貞烈之魄固應不泯然女之烈益著母之醜益彰惜無人敷陳此義以消釋其怨氣也

湖北荆門州後港鎮有田氏兄弟皆以獵爲業甲戌初  
夏獵於鄰村李家臺偶憩林下同夢一老人告之曰午  
後幸助我一臂覺而異之前行里許雷雨大作趨避枯  
廟中雷聲益厲仰見簷下一物長二尺餘有四翅雷下  
擊則吐黑氣禦之乃相謂曰夢中求助豈雷神乎發火  
鎗擊之鎗發而疾雷驟至兄弟皆昏不知人雨過始蘇  
眉毛辮髮各灼去少許亦無大苦聞人言五里外菱尾  
鄉雷擊死一蜈蚣長二尺餘有四翅知卽此物矣

粵東丁維勳賈於滬上娶婦王氏甫踰年丁病瘵王扶  
持維謹丁自知不起語王盡自爲計王以死自誓越日

疾亟又言之王曰君何不諫之甚乃趨別室縊而死丁  
大感慟將殮力疾起拜無何亦死此婦殉夫於夫未死  
之前似乎太早然因其夫再三勸令自爲計故以死自  
明亦田先生不使人疑之意也余幼時嘗作秋胡婦詩  
曰桑下相逢本偶然黃金翻似試嬋娟妾身願學田光  
死一使人疑不值錢此婦始亦此意矣

上海譚家橋有宋姓廬此有年矣一女年十六頗有姿  
會有誣以他事者女無以自明縊而死厝其柩於河干  
宋旋遷居維揚女之柩遂無過問者久之將陷於河鄰  
人胡寶素艷女美心憚之爲改厝於高阜俄夢女來拜

謝姿態如生胡大喜引與並坐語及絕命之際哽咽不成聲良久不去遂與狎自是無夕不至胡竟病瘵死此女可謂以怨報德矣昔伍員伯嚭皆以宗族覆滅逃死於吳吳王爲之報讐雪恥其後伍員苦曰犯顏所以報吳王也伯嚭逢迎將順亦所以報吳王也吾安知伯嚭之意不以子胥之悻悻然爲負恩哉然其報之適以亡之此女毋乃類是

揚州城外二十里有地名灣頭一夕大雷雨震開一穴次日集人縫入則穴中空洞若夏屋然一棺甚巨眾意其有寶器發之一人偃臥白鬚及腹儀容甚偉得一珠

於頤得一劍於腰取之出更入搜索則屍已化爲灰矣  
於棺之前斲片木出隱約有大業字不知隋代何人之  
墓也其事在甲戌五月

太倉城北十里地曰毛市有許姓染店其染工皆句容  
溧水人許督之嚴每年止許一人歸是歲應句容陸姓  
者歸某工與同邑託傳語其家及陸返某問家事陸囁  
囁久之曰吾負君矣嫂因久曠畱余共衽席余不能拒  
也某不信陸曰嫂脇下有兩黑子如豎大然乎某遂無  
語次日懷刃亡去許知而追之已附舟歸矣某抵家叩  
門婦出刃之斃卽至婦翁家言狀婦翁大駭偕其子同



往視之則婦固無恙問以前事婦茫然曰吾未見夫歸也相與駭異忽見所奉觀音像有刀痕數處乃悟其故正共羅拜而許與陸踵至陸力白前言之妄蓋陸至某家婦登梯取屋上所曝醬餉客陸竊窺其腋故見之也一言之戲幾至殺人非菩薩慈悲則此獄坐死者不止一人矣

紹興周某習申韓家言館於某邑邑有因姦殺夫者亦舊族也死者一美少年年二十餘婦年與相若國色也其姦夫年近半百黑醜可憎官憫婦婦惟俯首飲泣歷其指痛欲絕周窺而憐之私問其故婦曰數年來惘惘

如夢都不自知殆夙業也周曰以卿弱質何以堪此不如姑認之徐圖一死因舉小盒示之蓋阿芙蓉膏也婦亦會意案將定周遲回未忍屬橐而婦仰藥死矣俄見夢於周曰妾死不徹辜仍墮畜類畢命礎礪以償今世之愆三十年後君爲平陽士人當侍君巾櫛也事在隔世無可證驗或當不衰耳觀其後果信其前因婦所云夙業亦不虛矣

上海浦東張老達先世本多山翁老達性儉嗇未嘗妄用一錢及病篤命其弟與子析祖產爲二各得其一室中有銀一篋乃老達手自積累封識嚴密至是命其妻

啟之將議分析而老達已逝方共驚惶忽篋中銀錠隨風飛去爭起撲之如蛺蝶踟躕不可捉摸或偶得一二隨手卽空俄頃之間篋中之銀烏有矣乃悟作守錢虜亦正須福張老達不能用之猶得守之其子若弟欲作守錢虜而不得也

慈谿北鄉有葉姓者於甲戌五月生一男人身而虎面駭而棄之野其鄰人往視猶未死乃祝曰爾三啼當抱汝歸兒果三啼乃抱之歸明日鄉黨畢集爭取視之或有爲葉惜者葉亦悔之以青蚨一貫贖兒去越宿兒竟死不死於野不死於鄰而仍不可育不知此何故也

宜興山中一趙姓者每夕燭火於鑪加煤其上以供明日之用忽一夜煤火皆發棄地上連夕皆然伺之則一獨足鬼俯鑪而窺且笑且發羣起搏之一跳卽逝或曰此山魃也是畏爆竹乃伺其至然爆竹投之鬼驚仆眾入執之於其足旁得一鼗鼓鬼雖黑醜殊無所能惟叩首作乞憐狀或予之飲食恐怖不敢多食惟示以所棄鼗鼓則喜而笑姑與之入手卽大笑奮足一躍倏忽脫去抱朴子登陟篇云山精形如小兒獨足向後夜喜犯人名曰魃呼其名則不能免也此鬼形狀爲山魃無疑但不知所持鼗鼓何用耳

吳中錢氏婢嫁鄉間一農家子其地有所謂清明山太  
太者相傳爲太湖黑魚精也忽附婢言前生爲姊妹故  
來省視日燥北音清脆可聽嗣是每數日必一至積三  
十餘年惟婢見之或問婢太太作何狀曰年三十許慙  
年以來未嘗衰老我今龍鍾日甚而太太仍如初見時  
也錢氏舊主使婢入山進香并命僕阿勤從之欲覘其  
異甫出門婢騰身作據鞍狀又舉手作揚鞭狀其行甚  
疾阿勤追之不及歸而問之曰太太憐我不任跋涉以  
僕馬來迎也婢卒亦無他異山中初無神祠惟空屋中  
一几一椅而已後村人塑爲男像又有飛虎城隍之名

聞高伯足宰吳縣禁絕之

吳中某甲以行賈至滬上偶作狹邪游悅一妓酒闌之後送容留髡將歌同夢偶問及家世甲居則卽其亂中失去之幼女也顏色俱變妓問之以實告妓大啼父搖手戒勿聲徐謀爲汝脫籍乃恩恩辭去念客囊羞澀安得此贖女之貲而又不忍其淪落轉展無計竟服阿芙蓉膏死此人旣遇其女不忍援手而以身死之亦可謂無策之甚者矣

粵人某甲游於滬悅一妓名紫鵲脫籍攜之歸將偕老矣俄某以訟事破家鵲自鬻於平康以其貲料理訟始

解鵠洵入青樓鬱鬱不自得甲時往慰喻之擬重爲脫籍而苦無資乃復至滬將釀於舊友久而無成鵠在粵日夕企望忽有傳甲已在滬物故者遂服阿芙蓉膏死同伴覺之救治復蘇其事傳聞至滬人咸義之助甲使歸復圓破鏡焉此女以旣嫁之雲英爲下車之馮婦未免可惜然本妓也不能責以不貞且其自鬻也所以解其夫之訟其再入風塵而不死也所以待其夫之贖則其意固未嘗一日忘其夫也善善從長仍以貞烈許之可矣